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四

獸部六

馬二

史記曰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

西巡守樂而忘歸

又楚王有愛馬衣以文綉置華屋之下啗以棗脯馬死欲以大夫禮葬之樂人優孟入殿門大哭曰請以人君之禮葬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豫為題銘發甲卒革為塋老弱負土諸侯聞之皆知大玉賤人貴馬也王曰為之之柰何請為王言六畜之葬以龍灶為槨銅曆為棺齊以薑桂荐以木蘭衣以大光葬人腹中王乃以馬屬太官

又曰巴屬沃野西近邛笮爲旄族

又蹄躐千牛千足此一比千乘之家

又曰陸地牧馬二百蹄角千皆與千戶侯等

又曰東胡使求馬冒頓問群臣群臣曰千里馬匈奴寶也勿與冒頓曰與人隣國柰何惜一馬遂以與也

又曰冒頓圍高祖於平城所騎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龍北方盡烏鶻南方盡辛馬

又曰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而不能得於是與涓人金請爲市之貨千金覓之而絕域有千里馬已死乃用五百金市其首而還王怒曰安用死馬首乎徒費五百金涓人笑曰死馬首尚用五百金況生

馬乎天下以王好馬士將至矣宋期年果有獻千里馬者
三疋

又曰任安爲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爲舍人居門下心同相愛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上監使養惡齧馬兩疋同牀卧仁竊言鹽不知人哉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乃况家鹽也

又曰項王駿馬名騅常騎及被圍於垓下乃悲歌忼慨爲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及至烏江謂亭長曰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千里不忍殺以賜公

又曰大宛有善馬在貳師城匿不肯與漢使天子既好宛

馬使壯士車令等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王貳師城善馬
宛國饒漢物相與謀曰貳師馬宛寶馬也遂不肯與漢怒
使妄言委金而去宛貴人怒遮攻漢使取財物天子大怒
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發屬國騎及郡國少年數萬人以
伐宛期至貳師城取善馬

漢書曰孝文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
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乃還馬

又曰鄭當時以任俠自喜孝景時為天子舍人五日洗沐
常直駟馬長安諸俠請謝賓客夜以繼日

又曰萬石君過官門闕必下車趨見輅馬必式焉

又曰石建為太僕秦事自下讀之驚恐書馬者與尾而五
奔電逐遺風同流八極萬里一息可共遠哉人馬相得也

又曰御史大夫徭綰奏馬高五尺九寸以齒未平不得出
關

又曰昌邑王賀召皇太后策下馬乘之

後漢書曰先武時有獻名馬者日有千里又進寶劍價
甚百金帝以馬駕鼓車劍賜壯士

又曰劉盆子既立乘鮮馬大赤汗泥馬絳襜絡

又曰更始既以王莽所北都洛陽中屠建李松自長安送
乘舟服御之

洛陽而西切漢書黃門從官奉迎遷都二年二月更始自
死

又曰... 北清河... 鄧禹得...
見光武奇之... 賊復馬羸光... 解左駝以賜...

又曰馬援於交阯得... 銅鼓乃鑄為馬式... 上言曰夫
行天莫若能行地莫若馬... 者兵甲之本國之大用安寧
則以別尊卑之叙有變化則... 齊遠近之難昔有麒麟日
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
并傳西河儀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召都傳成紀楊子... 臣
授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行事輒有效驗臣愚以
為傳聞不如親見視影不如察形令欲形之於生馬則骨
法難備又不可得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相馬者東阿克

續作銅馬法... 詔立於魯班門外更名魯班門口曰金
馬門臣謹依儀氏韜中帛氏口齒謝士唇鬚丁氏身中備
此數家骨相似為法馬高二尺五寸圍四尺曰卓茂為丞
相法殿下以名為馬式馬三尺五寸詔置於宣德史嘗出
行有人認其馬茂問曰子亡馬幾何時對曰月餘日矣茂
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黑解舟之挽車而去顧曰若非公馬
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府達馬叩頭
謝之茂性不事如此

又曰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 對曰昔人有丹吾千里馬
者吾雖不受每... 有所... 之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
又曰光和元年京師... 人生... 房易傳曰諸侯
相代厥好馬生人

又法範五行傳云秦孝公二十一年傳有馬生人非其類也必有非姓者其後始皇書曰不當子終以絕嗣此非姓也

又曰光河四年春正月初置驥驥廐丞領受郡國調馬豪右辜椎馬一疋至二百萬

又曰明帝賜東生蒼陰太后壽服及追宛馬一疋血從前膊上下孔中出嘗聞武帝歌天馬霑赤赤令親見其然也

又曰明德馬后過濯龍門上見外家門起居馬如游龍倉頭衣祿禱頌袖正白顧視御者不及遠矣

謝承後漢書曰朱震字伯厚性剛烈為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賊罪弁連匡中常侍車騎將二十超三府嗔曰車如

雞猶馬如狗疾惡如風宋伯厚

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為安定屬國都尉羌離浦上負馬二十疋大豪嘗以金渠八枚遣奐召主簿張柳入於羌

前以酒醉地曰使馬如羊不得以入廐使金如粟不得以入懷盡還不受

東觀漢書紀曰張湛為光祿勳帝臨朝或有隋容湛輒諫其失常乘白馬上每見湛輒言曰馬生復諫

又曰吳漢兵守成都公孫述又曰杜林字伯山與馬援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

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疋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其以備之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凡放

外有賓客忘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鄉祿常有盈金送錢五萬授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為法是伯山所以勝我也

又曰光和四年春二月初置駉驥廐丞領受郡國調馬豪右華摧馬一疋至二百萬馬殺上以固言前後相違怒不并殺皆言宗軍出塞玩殺馬故事防言宣帝時五將出征匈奴候騎得漢馬矢見其中有粟知漢兵出以叔引去以是言之馬當并殺上善其用意欲勅下調馬殺防遂見觀近

又曰明德后詔書流布咸稱至德至主諸處莫敢犯禁廣平鉅鹿樂成王入問起居車騎較勒守純黑玩金銀米飾馬不踰六

又曰桓典為御史是時宦官乘政典无所迴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七且止避驄馬御史

獻帝春秋曰曹操丹呂布軍戰敗布得操騎而不知是問曰曹使君何在荅曰騎黃馬者是也因得免

魏志曰機因出菓下馬漢時恒獻之

又曰龐意討關羽親并羽交戰射中額時意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

又曰陳思王表文帝曰臣於武帝皇世得大宛紫騮馬二足形法應圖善持頭尾敬令習拜令已能拜又能行并鼓節相應謹以奉獻

又曰文帝與孫權書曰前于禁及王敦去時所道趨吾織
驪馬本欲使禁自致之念將軍儻欲速得今故先以付佳
九二馬朕常所自乘其調良善走數萬疋選之貞可樂也
中國雖饒馬知名絕足亦時有耳

又曰朱建平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建平道遇之語人曰
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上惡衣香嚙帝膝帝大怒
卽殺之

魏書曰曹公所乘馬名絕影為矢所中傷頤及足

吳書曰孫堅於西華矢利堅被瘡墮馬卧草中軍衆分散
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培地將士隨馬於草中
得堅

又曰諸葛恪為將代蜀未至上謂使曰元遜為將軍者

還蜀可報丞相焉致佳馬恪起陳謝上曰日未得馬何謂

謝對曰夫蜀陛下外廐陛下有詔臣必得之之以謝也

吳志曰魏使以馬求易珠璣翠璫瑁孫權曰此皆孤所不

用而可以得馬何苦而不聽與交易

九州春秋曰初呂布騎將佚成遣客收馬十五疋客悉驅

馬去向沛城欲歸劉備劉備曰將軍恩遂得所失馬

禮贊或釀五六斛酒備曰十餘頭猪未飲食先持半猪五

升酒自入詣布前跪曰將軍恩遂得所失馬

江表傳曰孫策性多猜步騎數百策驅馳逐鹿所乘馬

精駿從騎絕

六五即

又曰孫權征合肥駿馬津橋上南已撤丈餘無板谷吉利在馬後使權持鞍撫鞵利於後着鞭以助馬勢遂得超渡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四

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五

獸部七

馬三

晉書曰王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部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玄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齊有馬癖

又曰王師敗湯放陰稽紹被害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淮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曰曰大駕親征以上伐邪理必有征無戰若使乘良夫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為聞者莫不歎息

戴記曰慕容廆有駿馬曰蒼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伐

棘成也。既將出遊，難欲乘之。馬悲鳴蹀躞，齧人莫能近。鮑曰：此馬見異先嘶，孤當以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李龍尋退，鮑送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比之於鮑氏，駘命鑄銅以為其象，親為錯鑄，鑄其旁置之。薊城象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

又曰：符堅遣使西城稱揚堅之盛德，并以繒綵賜諸國王。於是朝獻者十有餘國。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膺，麟身及緒玕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獻其悉，返之。庶剋念前王髣髴，古入矣。乃命羣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

又曰：武昭王暠字玄盛，少而好學，惟沉毅寬和美，器度通涉經文，尤善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嘗與呂光大令史郭磨及其母弟宋繇同宿。磨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有同土之分，家有騮阜馬，生白額駒，此其時也。呂光來京，非段業自稱涼州牧，以燉煌太守趙郡孟敏為沙州刺史，署玄盛劾輩。今敏尋卒，燉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燉煌索仙等以玄盛溫毅有惠政，擢為寧朔將軍。燉煌太守玄盛初難之，會史繇仕於業，告歸燉煌言於玄盛曰：兄忘郭磨之言耶？白額駒今已生矣。玄盛乃從之。又曰：庾亮所乘馬的顛，殷浩以為不利，勸賣之。亮曰：曷有已之不安，移於人乎？晉中興書恭帝之為琅邪，好奇戲閉一疋馬於門內，令人射之，欲觀幾箭而死。左右曰：馬國

姓而射之不祥甚矣乃止俄而桓玄篡位

續安帝紀曰司馬休之奔廣固慕容超有欲書心而休之不知休之常所乘騅馬於林前養飼忽連鳴不食注目視鞍休之試被之即不動也訖還於空馬又驚跳因試騎視馬即驟出纔至門外奔而馳之走行數里休之顧望所住巴有收至乘南奔死而獲免還荆州如騅馬楊武之號王隱晉書曰馬龍子咸為成都王景錡妾沙王所統冠司馬王胡率衆討咸於馬市咸堅不動湖乃使數百騎馬縛戟於鞍而令向咸又使數十騎各郊所放馬馬驚奔咸軍軍壞胡因馳逐猛戰臨範斬咸

于寶晉紀曰王陣出赴曹爽宣王謂蔣濟曰知囊往矣濟

曰智則智矣騅馬戀芻巨爽必不能用也

鄧粲晉紀曰王湛有隱兄弟宗族皆以為痴君墓次不交當世兄子濟性好馬所乘駿快意甚愛之湛曰此馬雖快力薄不堪若近見督郵焉當勝然之取督郵馬谷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乘馬率然便騎馳騁步驟不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湛曰直行平路何以別馬唯當於蟻封走馬濟馬果到躡濟乃服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驍騎將軍呂光封西域平上疏曰唯龜茲據三十六國之中制被王侯之命入其國誠大驥龍麟腰裹丹髦萬計盈廐雖伯益更寶衛次賜復出不能辨也

又曰太上四年高麗使至獻千里十人千里馬一疋交州氏王蒲率衆二千來降獻美女馬一疋髭鬚去地九寸拜蒲長水校尉廩公丘

宋書曰宋大明五年吐谷渾拾寅遣使獻舞馬

沈約宋書曰鮮卑二子長曰吐谷渾次曰若洛廆若洛廆別爲渾廆長廆正敵父在特分七百戶與澤澤與廆二部俱全牧馬馬鬪相傷廆怒讓渾曰閉在馬而怒及人耶乖別甚易令當去汝萬里於是擁馬西行廆悔悟深自咎責遣舊父老及長吏乙郍樓追令渾還渾曰我是卑廆理無並太今以馬致剔殆天所啓諸君試擁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即使二十騎共護馬令迴馬迴不盈三百步

右淫亂四方雲擾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但將請鄭儼徐紘爲辭舉鞭足以定天下此是賀六渾意榮大悅曰爾意即我意也自是每參軍謀

又曰齊盧潛與特進慕容儼善儼之恃死謂其子曰盧尚書教我爲人我死之後將吾駢馬與之其子遂以他與馬潛儼死出柩亭不肯進巫祝爲儼聲曰盧尚書教我爲人我以駢馬許之我死之後何意不與子濯而更之喪乃行潛以馬價馬儼營福

又曰齊馮子琮被執於首內以紘絞殺之使內參以庫車戴其尸歸人無知者子琮所乘之馬曳韁走以頭扣之狀如號哭見者異之車至其門諸子方惡衆聞庫車來以

此不失誤

又曰貞觀中骨利幹遣使朝貢太宗遣雲麾將軍康蘇密往慰撫之仍列其地為玄闕州俄又遣使隨蘇密使入朝獻良馬十疋太宗騎其駿異為之制名號為十驥一日騰霜白二曰皎雪驄三曰凝露驄四曰懸光驄五曰決波驄六曰飛霞驄七曰發雷赤八曰流金鍋九曰翔麟紫十曰奔紅赤又為文以叙其事

又曰永徽中吐谷渾河源郡王慕容納遣使獻駿馬上問其馬之種性對曰神囷中之最者所以獻之上曰馬人之所欲豈可輒彼不足而知我之有餘哉乃命却之

又曰永徽中馭馬國遣使朝貢其地在突厥之北漸近北奔紅赤又為文以敘其事

又曰永徽中吐谷渾河源郡王慕容納馬使獻駿馬上問馬之種性對曰臣國中之最者所以獻之馬人之所欲豈可輒彼不足而加我之有餘哉乃命

又曰永徽中馭馬國遣使朝貢其地在突厥之北漸近北漸近北海去京師一萬四千里戶十萬勝兵三萬人馬三十萬疋馬色並駁故以為名

又曰開元十二年太原獻馬駒其如筒左右各一十六助肉尾無毛

又曰天寶中龍右節度使用准明奏龍支縣人庫秋孝義有馬生龍駒經之旬有九以身有鱗而不生毛臣就檢視

時有慶雲五色遙望臺上久而不散伏望宣付史官以實露從之

又曰吐大羅國有頗梨山南崖穴中有神馬其牝母馬於其側時產名駒皆汗血馬

又曰李懷遠雖久居榮位而弘尚簡率其園宅無所改作嘗乘款段馬左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乘答曰此馬幸免驚蹶無價別求聞者莫能嘆美

周史曰徐台符仕晉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契丹之陷中原也台符從虜帳北至於薊門及人戎內潰乃竄身南歸初台符所乘馬好嘶鳴及自虜中回尚常露宿於草中雖為賜也大喜聞視乃哭

又曰周賀若敦與侯瑱相拒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數投者輒納之乃別取一焉率以赴船中人逆以鞭之如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岸迎接競求牽馬敦悉伏兵掩之盡殪後有王命者猶謂為詐不復納馬

又曰梁普通中童謡言或云青絲白馬者侯景乃常乘白馬以青絲為勒用應謡言

陳書曰初有童謡曰黃班青驄馬祭自壽陽浹來時冬氣未去日春風始其後陳主果為蕭詧所敗擒本名擒虎黃班之謂也破建康之始其乘青驄馬往又時節皆相應隨書曰吐火羅國有穴山于出神馬母歲牧牝馬於穴所產必名駒

又曰吐谷渾有青海周回千餘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並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駒駒日行千里故特一稱青海駒馬

又曰長孫晟從晉王破突厥王大喜引晟入內司晏極歡有突厥達官來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號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以雷霆為比一何壯哉

唐書曰貞觀十三年三月乙巳吉辰廐產白馬朱鬣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五

聲謂為霹靂見其走馬稱為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雷霆為比一何壯哉

唐書曰貞觀十三年三月乙巳吉辰廐產白馬朱鬣騎連羣經其左右而台符馬若箝其口然及行至漢地卽嘶鳴如故時人謂積善之所感也

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六

獸部八

馬四

戰國策曰汗見春申君曰夫驥之齒至矣服益車而上
行漉汁洒地白汗文流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
下車攀而曳之弄鬃衣而嘉之樂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聲
造於天欣是伯樂之知己也

漢書音義曰驥者神馬也

穆天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乘方張驂騮而左綠耳右
騄赤驄曰白驄曰騄曰騄曰騄曰騄曰騄曰騄曰騄曰騄曰騄
而左騄曰騄曰騄曰騄曰騄曰騄曰騄曰騄曰騄曰騄曰騄
而左山子伯天子主車參百為御奔

戎為左... 東南初行馳驅千里至于巨蒐巨蒐之

人用其... 以洗天子之足禮記

又曰祝... 羊河宗至... 天子受命如皇者

南面再拜謝友既致河與乃乘黃之系為天子先所乘馬

為之以極西土

又曰天子北征舍于珠澤此澤出珠國各之也以釣于汜水因獻食

馬三百可以供牛羊二千厨膳者

又曰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沙中無泉水求飲未至七萃之士曰

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清血以飲天子

又曰天子東遊于黃澤宿于曲洛洛水文迴曲白黃之馳其馬

歎沙歎音普皇令威儀黃之澤其馬歎玉皇人壽歎

郭璞注穆天子傳曰竹書曰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驪馬是

止一緣耳魏時西卑獻千里馬白色而兩耳黃名之為黃耳

山海經曰滑水中多水馬如馬而文臂臂前脚牛尾其音如

呼

又曰天帝之山有草馬狀如乘臭如麋蕪名杜衡可以走

馬帶香草令便馬或曰為得之健走也

又曰犬戎之國有文馬縞身之朱鬣縞猶素也大傳云紋身朱鬣日若

黃金名曰吉壇或作乘之壽千歲

又曰夸父山北有林名桃林廣圓三百里其中多馬桃林

農湖縣南地名饒野馬

又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九代馬名也

莊子曰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儀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境之剔之刻之駱之連之以羈絆編之以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櫛飭之患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又徐無鬼曰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卹堦洸若喪若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如其所

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長美好子姓又可使求臣乎伯樂對曰良法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

薄不堪苦近見督郵馬當勝此濟然之取督郵馬谷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乘馬率然便騎馳騁步驟不異於齊而馬不相勝湛曰直行平路何以別馬唯當於蟻封於是就蟻封試馬濟馬果倒躓濟乃服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驍騎將軍呂光封西域還上疏曰唯龜茲據三十六國之中制彼王侯之命入其國城天驥龍麟腰褭丹髦萬計盈厩雖伯益再生衛賜復出不能辨也

又曰太上四年高麗使至獻十人千里馬一疋兗州民王滿率衆二千來降獻美女馬一疋羊鬚去地九寸拜滿長水校尉廩丘公

宋書曰宋大明五年吐谷渾拾寅遣使獻五馬

沈約宋書曰鮮單二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廐若洛廐

別為渾廐長廐正嫡文在特分七百戶與渾渾與廐二部

俱牧馬七關徇傷廐怒讓渾曰閉在馬而怒及人耶乖別

甚易今當去汝万里於是擁馬西行廐悔悟深自責譴舊

父老及長吏乙廐樓追渾令還渾曰我是卑廐理無並大

今以馬致別殆天所啓諸君試擁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

相隨夫即使三十騎共遮馬令迴馬迴不盈三百步頰然

悲鳴西走聲若頰山如是者十餘迴一迴

又曰劉瑀為右衛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為

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在前為

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廐公聞之越席而起從駕君頰回至

公曰前人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善御而子曰美哉其馬

將佚不識吾子爰以知之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

使民而造父又巧於促馬舜不窮其民而造父不窮其馬

故舜無佚民而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弁馬執轡

御體正矣馬宜為車步聚也夫馬步驟馳騁歷險致

遠馬盡力矣然臣以此知之也公

曰善哉君子之言也

春秋後語曰蘇代不肯見

代代乃說代不肯見欲用蘇代不肯見

人莫與顧丁還而之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

價伯樂云如其言一日... 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

王莫為臣先後先後導引也

足下有意為臣伯樂... 白壁一雙黃金十鎰以為馬

食不斥言欲云為馬之草淳于棼曰謹

聞命矣八言之于王而見之王果義蘇代矣

又曰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既事魏惠王將自以為

不及孫臏乃使之召孫臏孫臏至以法刑之斷其兩足從

後齊使以為詐竊載與之歸田忌善客得之田忌數與齊

諸公子馳逐射馳馬爭先射重稱為勝也孫臏見其馬足不其相遠有

有上中下輩於是臏謂田忌曰君弟重射弟但司馬長亦

弟如臨功是也我今能君勝田忌信

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遂射千金臨質孫臏曰取君之下駟

與彼上駟取君之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之中駟與彼下駟

既三輩車而田忌一勝而再勝忌得千金於是田忌進

孫臏威王王問兵法而師之韓子曰昔紂為甲百萬左飲

馬於湛石欲馬於洹洹水竭湛水不流武王甲卒三千破

而王之

又曰鈇陵卓子乘蒼龍排父之乘鈇筋在前錯綴在後馬

欲進則鈇筋禁之退則綴錯之造父見而泣曰猶人處

急世而不知所由也或云乘瞿父之乘

又曰桓公伐孤竹春往冬還迷入惑道管仲曰老馬之智

可用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又曰如耳說衛嗣君嗣君悅之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公曰夫馬似鹿者而千金有千金之馬無一金之鹿者何也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今如子雖辯之者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又曰伯樂教其憎曰者相千里馬教其愛者相驚馬以千里為世一有其利少馬驚多其利多也

孫卿子曰伯樂不可欺以馬君子不可欺以人

又曰騂驪騏驥 駼 離 綠耳 古之良馬也

又曰君子善其 而類馬者應矣故馬鳴而馬應之非知也其勢然也

又曰驥一日 馬十驚則亦及之矣

又曰鵠馬者仁馬河水之精也高八尺五寸長頭駘上有翼旁乘毛鳴聲九音有明王則見

呂氏春秋曰秦穆車敗失左騾自往求馬見野人殺將食之繆公笑曰食駿馬肉而不飲酒余恐傷其性也遍飲之而去

又曰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

又曰古相馬者有寒風能相口齒麻朝能相頰女厲能相口管青能相唇啾陳悲能相服御秦牙能相前賁君能相後並知其一也

又曰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也猶君非取良工相良工之與馬也相得然後成譬之若抱之與鼓夫士亦有

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行千里者其唯賢者乎

又曰凡為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今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

又曰良劍期手斷不期乎莫耶莫耶良劍也取其能斷無取於名也故曰不期莫耶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騫驥騫千里馬名也王有乘也遊

又曰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到而投之瀉水勁殺投棄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到而投之瀉水如此者三雖造父

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人主之不肖有此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益不用

又曰飢馬盈廐嘆然未見芻芻也飢狗盈宮嘆然未見骨也見骨與芻動不可禁動猶爭也亂世之民嘆然未見賢者也見賢人則往不可止

又曰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又曰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

又曰青龍之足遺風之乘也高誘曰皆馬名疾若遺風也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具備具也

燕丹子曰太子有千里馬荆軻謂太子曰千馬里肝美太子即進用

文曰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無欲求歸秦王曰烏頭白

天正印行

馬生角乃許爾歸丹仰天而嘆鳥即頭白馬即生角秦王乃放歸

淮南子曰聖人之治猶造父之御也和駟乎御轡之際而緩急於脣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於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故能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執權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四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平失四馬之心而能無危者古今未之見也

又曰天下有道飛黃服皂

黃帝時飛黃服皂也皂與皂同

又曰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投足調均勞佚若一世皆以為工然而未甚貴也若夫銛且大丙之御也

銛且大丙太乙

御徐轡銜去鞮鞅車莫動而自舉也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駭遇歸鴈竭石軼昆雞於姑餘姑餘在吳也悲思慮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胸中精神喻於六馬以此弗御之御也

又曰子驊騮耳一日千里搏兔不如狼契也

又曰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

又曰馬齒非牛蹄檀根非猗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別也

又曰季秋之日乃殺於田獵以習五戎命僕及七駟咸駕載旗

又曰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欲歌使而行之因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治也

又曰夫馬之為臯駒之時跳躍揚蹄翹尾而走人不能制也嗒肌磳骨蹶蹄足以破廬陷匈也及至圉人

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托連以轡銜則雖歷除超塹弗敢辭也故其馬之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孽蟲孽

無知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乎
又曰夫侍腰褭飛菟而駕之則世莫乘車矣腰褭飛菟皆行萬里其行

若飛因曰待西施落纂而為妃則終身不蒙矣
又曰日之行也不見其移也騏驥皆曰而駝草木為靡懸

峰木簿而日在其前矣懸峰馬蹄下雞舌也
又曰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以惟牛有德於人者其

死也葬之以大車馬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况人乎
淮南萬畢術曰為毛犬尾親友自絕取馬毛犬尾置朋友若夫婦衣中自相磨

也說苑曰晉文公出曰見乳虎乳虎伏而不動平公還謂師

曠曰聞之霸王之君出猛獸伏而不敢起今者寡人出乳

虎伏而不動此猛獸乎師曠對曰鵠食鴛鴦食駁食虎夫駁之狀有似鵠馬今者吾君必駁駁而出乎平公曰然

又曰北土塞之人其馬亡入胡中人皆昂之其父曰此何誰知不為福居教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負之其父

曰此何誰知不為禍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解人皆
吊之其父曰此何誰知不為福居一年胡夷人出丁壯者
皆徑弦而戰控塞上之人死者十九九十人此子獨以跛
故子相保

地鏡圖曰銅器之精見為馬

孔叢子曰衛公之子友饋四乘馬於思曰不以此求交於
先生久隆鄙土為賓至之餼耳

又曰公孫以白馬為非馬或曰此辨而毀大道子高適趙
謂龍曰願受業久而不敢先者以白馬為非馬耳誠能去
之則為弟子龍曰若使去之無教矣

涼州記曰呂光麟嘉五年疎勒王獻大沈布善舞馬

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七

獸部九

馬五

古今注曰秦始皇有七名馬一曰追風二曰白兔三曰躡影四曰追電五曰飛翮六曰銅雀七曰晨鳧八曰雀豹九曰

古今注曰曹真有馱馬名為驚帆言其馳驟如烈風之舉帆也

風俗通曰馬一疋俗說馬化君子與人相疋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文故曰一疋或說度馬從橫適得一疋或說馬賣得一疋帛或云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束

帛為疋與馬之相匹耳。○又曰疲馬不能度絕俗訖馬之疲羸不能復度繩索言其極也。或云不能度畦塍也。謹按齊有繩水裁三四步馬疲不能度此耳。水

又曰殺君馬者路傍兒也。語云長吏食重祿芻藁豐美馬肥希出路傍小兒觀之却驚致按長吏馬肥觀者快馬之走驟也。騎者驅馳不足至於瘠死。

金樓子曰鳥與鳥遇則相躅獸與獸遇則相觸馬與馬遇則跌蹊相傷天之生此物多其力而少其智也。

傅子曰九日養親一日餓之寧可言飽多飢少同為孝子。穀馬一日餓之馬肥不損於義無傷非可同之。

夏侯子曰一舟之覆無一毫不濕一馬之走無一毫不動故大同萬物不一也。

又曰魯人有善相馬者與余俱遊夜方寐聞馬有行者魯人驚曰七百里也吾恐此暗中耳。

符子曰齊景公好馬命畫工圖而訪之殫百乘之價。林半而不得像過實也。今使愛賢之君考古籍以求其人雖期百年不可得也。

又曰吾與玄子觀東海釋四斗乎岷山未中路而忘馬符子使人求之不獲使鬼索之而獲。

符子曰六合不可忘知故良馬在其中矣。請以六合之觀觀之也。

鄒子曰董仲舒三年不闕園圃乘馬不知牝

諸葛亮曰昔孫叔敖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稱其賢也

常璩華陽國志曰神馬四足出滇池河中

三國典畧曰神馬者河之精也代馬陰之精也

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疋皆天下駿足也名

曰浮雲赤電絕羣逸標紫鸞駟絳螭驄龍子驎駒絕塵號

為九逸

又曰衛將軍生子或有獻駟馬者乃命其子為蝸字叔馬

東方朔傳曰驃騎難諸博士朔對曰騏驎綠耳蜚鴻驊騮

天下良馬也將以捕鼠於深宮之中曾不如跛猫

神異經曰西南大冗有馬其大二丈鬃至膝尾委地蹄如

舟腕可握日行千里至日中而汗血乘者當以絮纏頭以

避風病其國人不纏

楊子法言曰或問治已曰治已仲尼問台已何用益或曰

治已以仲尼奚寡矣言學孔子道多而用孔子之道少也曰率馬以驥不亦可

乎

又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也希顏之人亦顏之徒也

桓譚新論曰顏淵所以命短慕孔子所以傷其年也若庸

馬良馬相追至暮共列良馬宿所鳴食如故庸馬垂頭不

復食何異顏淵與孔丘優劣

又曰衛后園有送葬時氣與馬十疋吏卒養親善飲不能

乘而馬皆六十歲乃死

又曰薛翁者其妻善相馬者也於邊郡求得駿馬騎以入

市去來人不見也後勞謂之因請觀馬翁曰諸卿無目不足示也

論衡曰儒書稱孔子與顏淵俱登魯東山望吳閭門謂曰爾何見一疋練前有生藍孔子曰噫此白馬盧芻使人視之果然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穆王卽位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名曰絕地翻羽奔霄越影踰暉超先騰霧挾翼

又曰曹洪與魏武帝所乘之馬名曰白鶴時人諺曰憑空虛躍曹家白鶴

洞真記曰脩彌國有馬如龍騰虛逐日兩足倚行或藏形於空中唯聞聲耳時得天馬汗血是其類也

又曰畢勒國有小馬如駒日行千里毛垂至地東王公常騎此馬朝發湯泉多飲虞淵一日一夕往返七八度一言馬毛長於空中自放則吹之或東或西也

又曰東方朔遊吉雲之地越扶桑之東得神馬一疋高九尺脫泉有旋毛如日月之狀如月者夜光如日者晝光毛隨四時之變漢朝之馬見之卽垂頭振毛一國衆獸見皆避之帝問東方朔是何獸也朔曰昔西王母乘靈光之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於芝田及食芝草王公怒棄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之壇因騎而返繞日三匝此馬入漢關關猶未掩臣於馬上睡眠不覺遂至帝曰其為名云何朔曰因事為名則步景

抱朴子曰韓子治嘗以地黃其草哺五十歲老馬以生三駒又百三十歲乃死

又曰李南乘赤馬行道逢他人乘白馬者白馬先鳴於南赤馬鳴應之南謂從者曰彼馬言汝今當見一黃馬左目盲者是吾子可為使駛行相及從者不信行二里逢所乘黃馬而左目盲南之馬先鳴而盲馬應之問其子果向白馬子也

論衡曰廣漢翁律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而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律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蹇馬騫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使往視之目果眇

鹽鐵論曰騏驥負鹽東垂頭於太行之板屠者持刀睨之又曰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馬者足以代勞而已故行則服輓止則就犁一馬服櫪當十家六口之食

孔融論曰馬之駿者名曰騏驥犬之駿者名曰韓盧犬之有韓盧馬之有騏驥人之聖也名號等設騏驥與韓盧並是寧能頭尾相當八脚如一無有先後之覺矣

美雄記曰公孫瓚每聞邊警輒厲色作氣如赴仇嘗乘白馬又曰數馬十疋選騎射之士號為白馬義從以為左右翼胡甚畏之相告曰當避白馬長史

曹瞞傳曰呂布有駿馬名赤兔常騎乘之時人為之語曰

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

袁淮正書曰牛馬之為人駕乘者非樂負千鈞之重行千里之險鞭策痛矣

桓公世論曰朝鮮之馬被鬣蹠齧能使其成騏驥者習之故也

博物志曰穢貊國南與辰韓北六旬麗沃沮樓東窮大海海中出斑魚皮陸出文豹又出來下馬高三尺漢時獻之駕出輦車正始六年樂浪太平別茂帶方太守龔遵領東穢屬勾麗代之舉邑降之

博物志曰唐公有驪驪項羽有騅馬

華陽國志曰元馬日行千里死於蜀今元馬冢是也縣有元馬祠馬牧山下或產駿駒元馬子

長沙耆舊傳曰虞芝州命部南陽從事太守張惠連姻王室罪名入重芝依法執樓刺史畏勢召芝芝曰年住忠盡譬如八伯錢馬死生同價且欲立效於明時遂投傳去

三輔決錄曰安陵有項仲山飲馬渭水先投三錢

襄陽記曰中廬山西去襄陽一百三里有一地道漢時嘗有數疋白馬出其中遂名其地為白馬穴陸遜政襄陽又值此穴中數十疋馬出戰還建業蜀使有五部兵家滇音也識其馬色云是以亡父所乘對之流涕

世語曰劉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憚其為人不甚信用曾諸諸宴會荆越蔡瑁欲因會取備備覺之偽如廁潛道出行

所乘馬名為的顛騎的顛走墮襄陽地西檀溪水溺不得
出備急日的顛今日尾不可努力的顛乃一踴三丈遂得
過

異苑曰符堅為慕容冲所驚馳馬墮澗追兵將及計無
由出馬即踟躕臨澗垂控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而受焉
堅攀之得登岸廬江

七賢傳曰陳毅辟州從事揚川部有擊賊之多死衆請取
之因單車乘白馬往賊東有歸降遂生為立祠號曰白馬
從事

竹林七賢論曰王戎簡脫不持儀形好乘巴駟馬雖為三
司率爾私行巡省出園不從一人以手巾插腰戎故吏多
至大官相逢戎輒不道避之

搜神記曰昔秦人築城於武州塞內以備胡城將成而崩
者數焉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之為城
乃定遂名為馬也

又曰吳先生殺武衛兵錢小小刑見大街顧借賃人吳水
使丞送書與街南廟借木馬二疋以酒饌之皆城好馬鞍
韉全耳

心怪集曰孫弘常自云見鬼神與其言語委曲衆未之信
西將軍謝尚常所乘馬忽暴死會弘請尚常愛惜至甚
謂尚曰為我為活馬活馬何如尚常不信弘答曰卿若能
令此馬更生卿真實通神矣弘於是便下床去良久還

語尚曰廟神之樂君馬故玉尚我詣神請之初珠不許從
乃見聽馬郎耳便活尚對死馬坐意甚不信怪其所言須
更其馬忽從門外走還衆咸見之莫不驚惋既至馬屍應
時能動有頃奮逃呼嗚尚於歎息

述異記曰東平畢衆實家在彭城有一駿馬甚快常乘出
入至所愛惜宋大明六年衆實夜夢見其亡兄衆慶曰吾
有戎役方置艱危而無得快馬汝可以馳馬見與衆實許
諾既覺呼而宿客說所夢始畢仍聞馬倒聲遣人視之裁
息狀如中惡衆實心知其故為誠治療向晨馬死衆實
卧如欲眠聞衆慶語云向聊求馬汝治護至將不惜之今
以相還別更覓也至曉馬活食時復常

續搜神記曰趙固嘗乘一疋赤馬以征戰甚所愛重常所
繫看齋前忽腹脹少時死郭璞從北過因往詣之門吏云
將馬好馬今死甚愛惜今盛懊惋景純使語門吏云人通
道吾能活此馬則必見我門吏聞驚喜即啓固固踊踊令
門吏走迎之始交寒温便問卿能活我馬不璞曰為可活
耳固忻喜即問須何方術璞云得卿同心健兒二三十人
皆令持長竹竿於此東行三十里當有丘陵林樹狀若社
廟育此者便以竹竿攬擾打拍之當得一物便急持歸既
得此物馬便活矣於是左右驍勇之士五十人使去果如
璞言得大藜林有一物以猴而非是出人其逐得便抱待
歸入門此物遙見死馬便跳梁欲往璞令放之此物便自

是往馬頭問噓嘆其鼻良義馬卽起噴奮鼻迅鳴喚便不復見此物固厚資給璞得過江尤

靈鬼志曰陳安為河間王顥給使其壯健常樂一馬駿馱非常後馬死雙赤蛇出其鼻

列異記曰胡司隸校尉上黨鮑子都少時舉上計於道路一書生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為按摩奄忽不知姓字有素書二卷銀十餅卽賣一餅以資殯殮其餘以枕之素書著腹上埋之謂曰子若覓靈有知當令子家知子在此未至京師有駿馬隨之唯子都得近子都歸行失道遇一閔人使家住宿候問曰君何以致子馬子都因說之候乃驚愕曰此吾兒也候迎開棺視銀書如言候乃舉送詣關上馬子都辟公府侍御史豫州牧司隸校尉至子永孫昱俱為司隸其在公皆復乘駿馬故京師歌之曰鮑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疲行步工

傳玄乘輿馬賦曰往日劉備之初降也太祖賜之驄馬使自至廐選之虛名馬以百數莫可意者次至下廐有的顥馬委棄莫視瘦悴骨立劉備無而取之衆莫不笑之馬超破蘇氏塢塢中有駿馬百餘疋自超已下俱爭取肥好者而將軍龐思獨取一騮馬形觀旣醜衆亦笑之其後劉備奔於荊州馬超戰於渭南逸足電發追不可逮衆乃服焉傳玄馳射馬賦曰耳小易使鼻大勢怒往來若鷹鷂超騰如逸虎

劉琬馬賦曰五足有蹄馬名曰騊駼黃頭鳥目麟腹虎背尾如雲耳如插節

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八

獸部十

牛上

說文曰牡畜父也促牛土聲犒古郎切特牛父也牝畜母也

從牛七聲損牛子也犝音外切二歲牛也犝山眺切三歲牛也

四思貳四歲牛也戒音戒又加騾牛也牝莫江切白黑雜毛牛也

掠力強切牝牛也犴力則切白牛春也犝達胡切黃牛虎文也肇

駿牛馬也將方編切牛白春也犝四刺切牛文駿如星也犝音米切

牛黃白色也犝而純切黃牛黑也犝岳音白牛也犝居羊切

牛馬脊也犝音切牛俗行也犝牛白聲也一白牛名犝音全牛

純色也犝牛音逸柔謹也

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八

廣志曰有靡摩牛

馬象切

牛出巴中千斤爆蒲南切牛一曰犛

牛有赤豹封牛周留水牛毛青腹犬狀似猪有牧牛項上

惟肉大如斗似橐駝日行三百里擺音威牛猶痺小今謂之

稷牛又呼果下牛出廣州高涼郡魏吾威切牛如牛而大肉

數千斤出蜀中雙牛重千斤晉時犍牛出上庸郡獵力涉切

牛旄牛也髀懸尾間皆有毛花蹄牛高六尺尾纒繞角有

四耳角端有肉蹄如連華堂牛色黑或黃日南有之潛牛

形狀似水牛一名牯音况牛鱗牛似鹿又似羊肉美物音方牛

如橐駝能行又如犛牛莊子曰其大若垂天之雲

易大畜卦曰六四童牛之牯元吉又無妄卦曰六三無妄

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象曰行人得牛邑人

災也

又遯卦曰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

牛固志也

又離卦曰離利貞畜牝牛吉

又既濟曰九五東鄰之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又說卦曰坤為牛

周書王會曰十盧統牛純牛者牛之小者大夏茲白牛數

楚每牛牛小之者也大夏西北戎豳楚北戎

詩鴻鴈無羊曰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犝黃牛黑

又曰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晉曰犝

尚書曰武王剋紂放牛於桃林之野

左傳成公七年麇鼠食郊牛角敗卜牛麇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又宣公三年經曰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敗卜牛牛死乃不郊

又僖上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

又僖下曰介葛來盧朝聞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

又曰秦師入滑鄭商人弦高將平於周遇之以乘常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而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

又宣上曰宋城華二植巡功城者謳曰千思千思棄甲復來使驟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

郝

又宣上曰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反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

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殺之汝獨不慶寡人何曰夏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

蹊人之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君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無乃不可乎王曰善

又曰或下曰韓厥曰古人有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子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

尸主也

又昭四月邾人君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以不共晉貢以魯故也晉侯使叔向來辭曰寡君不得事故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矣之訴以絕兄弟之國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何敵之有牛雖瘠饋加於豚上其畏不可知乎

禮記曲禮上曰國君不齋牛

又曲禮下曰諸侯無故不殺牛

又月令曰季春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在牧而書數秋當保內

又曰季冬命有司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

又曲禮下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

其先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素牛

又郊特牲曰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

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

又曰郊牲是騂尚赤也周犢責誠也

又禮器曰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膳

以犢

又內曰牛夜鳴則厲

厲臭惡也

又曰祭天地之牛角薦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赤

周禮地官封人曰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衡置其綵供

其水藻

福在鼻衝在房言不得觸綵繫牛鼻繩緣本入作綉持刀反

又冬官考功記曰釋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終而昔讀

謂交錯之錯謂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謂之牛戴牛

角照理錯也也戴牛角直一牛也

又地官上白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也

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疇人而芻之

求牛禱於鬼神之牛謂所以借者也求終也終事之牛謂以釋者也宗廟有釋者孝子求神非一處我獨為穢穢謂之我可繫牛穢人者謂牧人

凡賓客之事共其牢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

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凡會同軍旅行役共其

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

牽傍在轅外執牛也人御之其居前日牽居其

旁曰旁任猶用也凡祭祀共其牛牲之玄與其盆察以待事

又秋官上曰罪繇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吏令之小

則以象車導引以試橋梁後象以鼻擊害人有司啓之而

殺象上泣血流地不敢動自後朝議以象無異於土悉送

還越

萬震南州傳曰扶南王善射獵每乘象三百頭從者四五

千人

異物志曰俗傳象牙歲晚猶愛惜之掘地而藏之人欲取

當作假牙潛往易之覺則不藏

沈懷遠南越志曰象牙長一丈餘脫其牙則深藏之削不

代之可得爾窮其土得乃已也

異苑曰會稽張茂字偉康嘗夢火象以問萬推上曰當為

太守而不能善夫象者大獸取諸其音獸者守也象以齒

焚其身後必為人所殺茂永昌守為吳興太守值王敦問
昇執正不移敦遣沈充滅之而取其郡

萬震南州異物志曰象之為獸形体特詭身倍數牛目不
逾豨鼻為口役望頭若尾馴良承教聽言則跪素牙王潔
載籍所美服重致遠行如丘徙徙

王昭之始興記曰伊水口有長洲上廣十里平林滄然有
野牛羣象

法日記蓋國王得佛一分舍利起塔上傍有池上中有龍
常守護有群象以鼻取水雜花香而來供養

後魏書曰乾陁國好征戰有象聞七百頭十人乘一象皆
執兵仗象鼻持刀

後漢書曰朱暉為臨淮太守時牛大疫而臨淮獨無疫者
鄰郡牽牛入界避灾耳

范曄後漢書曰漢光武初起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

又曰劉盆子初與兄茂屬右校卒吏劉俠卿主芻牧牛號
曰牛吏乃立為帝恐畏欲啼即復還依俠卿

又曰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攤城不下更始遣天柱將
軍降之不育云聞宛之趙氏有狐係熹信義著名願得降
之更始乃徵熹熹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蚩栗犢豈
能負重致遠乎犢角如蚩栗言小色禮即除為郎中行偏
將軍事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

又曰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

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州里服其不校

又曰魯恭為中牟令亭長有從民借牛不還者牛主自言恭君亭長教令還牛亭長不還如是者三遂不還恭涕泣曰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緣吏亭長同爭亭長卽還牛請獄受恭貫不出問於是吏人敬信皆不忍欺

謝承後漢書曰朱暉為郡吏太守阮况嘗欲市暉牛暉不從及况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以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汗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

魏畧曰鉅鹿時苗字稷為壽春令始之官乘犝牛歲餘生一犢子及代留其犢而去

晉書曰羊篇枯之姪也為鉅乎侯奉祐嗣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還而留之

張勃吳錄地理志曰合浦徐聞縣多牛其項上有持骨大如覆斗日行三百里

蜀志曰蔣琰魯慶門前有一牛頭血流問於趙直直曰牛角及口公字也血者事明也慶吉矣

晉朝雜事曰泰康九年三月幽州上言塞北有死牛頭語于寶晉記曰南安朱玗其鄰人牛犢與冲犢相類來取之冲不與爭後得之於堅冰下之慙冲冲不受

王隱晉書曰朱冲字巨融少有德行鄰人牛犯冲苗冲乃擔芻送牛牛主大慙不敢復暴

又曰潘岳出為河陽令以仕次宜為郎不得意時山濤令選岳內非之密作謠曰閭道東有大牛王濟歎裴楷鞞和嶠刺促不得休

又曰郭洗牛生犢兩頭八足

晉陽秋曰武帝時有司奏御牛青絲紉斷詔可以青麻代之

晉書曰郭舒嘗有鄉人盜食舒牛事竟來謝舒曰卿飢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

又曰夫餘國若有軍士殺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

初也合者為吉也

又曰石崇與賁戚王愷奢靡相尚與愷出遊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密貸其帳下問其所以對曰牛奔不迅良由御者逐之不及而反制之可聽踰轅則駛矣因而從之遂爭長崇後知之殺所告者

又曰王濟被斥外於是乃移弟其世山下性豪侈麗服王食時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口一歲嘗莖其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休比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

又曰何曾性奢豪都官從事劉亨嘗奏曾以銅鈎繫紉車

牛蹄角後曾啓言、為勸勿應、謂至公之體不以私憾遂應

又曰桓溫北伐過江、或謂溫與諸將登平乘樓、瞞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瓦夷、前諸人不得不任其貴衰、先曰、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曰、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豈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犍、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志、意以況寵坐中、皆失色

又曰王延家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與之、初無容色、其人後知其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以與之不取也

又曰肅慎國武帝時及兄帝中興皆來貢獻、成帝時又通貢於石季龍四年、方達季龍問之、答曰、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大國所在、故來

南史四夷傳曰、扶桑國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

宋書曰、褚湛之有一牛、至所受無故墮、聽事前、并湛之率左右躬自營救、郡中喧擾、彥回下簾不視

又曰江湛為吏部尚書、性廉儉、牛餓、御人求草、湛良父曰、可與飲

又曰顧憲之、元徽中徵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猶稱己物、二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宅、盜者伏其罪、時人號曰

神明

三國典略曰陳桃根於所部得青牛獻之又上織成羅文錦被表二陳主命於雲龍門外焚之其牛遣還於人又曰梁出師拒侯景郡陵王綸次鍾離初綸將發營于樂遊苑臨賀王正德詣於綸所始入牙門有飄風解旗竿而折至是將殺牛勞士一牛走入馬廐抵殺綸所乘服馬又以兩角貫一馬腹載之而行衝突營幕軍中驚亂

蕭子顯齊書曰豫章文獻王嶷為揚州刺史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五直兵執牛推問王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角放歸其家為治務存寬厚故得朝野忻心

後魏書曰刑所以木工副李家使於梁所好忤物人謂之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鬪於江南

北史曰後魏元仲景性巖峭孝莊時廉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向臺桓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

又曰魏妻從碓傑有識度僮僕千數牛馬以谷量姓怒周給多歸附之

又曰道武時窟咄寇南鄙莫題詩二於常遺箭於窟咄謂曰一歲犢豈勝重載言屈咄長而帝少也

又曰孟信為趙郡太守及去官家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之擬供薪米作契已訖市去應知牛主住所在信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

病小用便發君不須買也朴其兄子二十買牛差異良久呼信曰孟公但見與牛木必須其力也若請不得乃罷買牛者周文帝帳下人周文深歎異焉

隋書曰盧昌衡為徐州惣管嘗行至浚義所乘馬為他牛所觸因致死牛主使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之曰六畜相觸自閑常理此豈人情使耶君何謝為拒而不受性寬厚不求皆此類也

又曰牛弘有弟曰弼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車牛弘來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無所恠問直答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

又曰于仲文遷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客各失牛後得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雋曰于安固少聰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二家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羣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訶杜氏杜氏服罪而去

又曰盧愷從周武帝在雲陽宮勅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進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為美談向奉明教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轉禮部大夫

唐書曰李密嘗欲尋包愷乘一黃牛被以蒲鞮仍將漢書一帙掛於角上一手提牛鞞一手翻書讀之尚書令越公楊素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既及問之曰何處書生耽李

若此密識越公乃下牛再拜自言姓名又問所讀何書答曰項羽傳越公奇之

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九

獸部十一

牛中

春秋潛潭云曰宮有牛鳴政教衰諸侯相并牛兵之符也楊方五經鈎沉曰東夷之人以牛骨古事呈吉示凶無往不中牛非含智之物骨有若此之效

穆天子傳曰泰山百獸之所聚也爰有赤豹野牛

又曰天子大饗正諸侯王七萃之士于平衍鸚韓之人獻用牛三百良馬百匹犝牛二百

此牛能行沙中如駿馳

又曰天子北征舍于共澤並於流澌因獻良馬三百牛羊

二千〇皇甫謐帝王世紀曰黃帝於東海流波山待其獸
狀如牛蒼身無角能走出入水中則風雨光如日月其音
如雷名夔黃帝殺之以其皮為鼓聞五百里

世本曰骸作服牛骸黃帝臣也又云少昊時人始駕牛

孔子家語曰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
曰魯人必拯溺矣

焦贛易林曰教牛逐兔任非其人費日無功

相牛經曰牛經自甯戚傳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得其皆
以相牛千百不失至魏世高堂生傳晉高祖宣皇帝其後
王愷秘其書

又曰牛岐胡壽岐牽兩腋服下分為三去角近行馱眼欲得大眼中

有白脉童子最快頸骨長且大馱壁堂欲得闊總堂角服間也

倚欲得如絆馬聚而正也膺庭欲得廣膺庭骨前天關欲得成

天關皆接骨倚欲得垂春也央蘭陵欲得大尾豐岳欲得大膝

骨垂星欲得有怒肉垂星蹄上也肉力柱欲得大而當

骨懸蹄欲得如八字陽鹽欲得廣陽鹽者夾尾常有似鳴

者有黃也洞胡無壽株淵無壽毛常月下也上池有亂毛

主凶上池角中央也身欲得如卷大臙踈助難飼龍頭突自好跣

豪筋欲得成就豪筋脚後橫筋也毛欲得短密若長踈不耐寒氣

尾不用全地尾毛少骨多者有力脉上肉欲得豎角欲得

細鼻如鏡難牽口方易飼察府方易飼

莊子曰聲氏之牛夜亡而過夔止而問焉曰我尚有四足

動而不善子一足而起踊何以夔然曰以吾一足王於子矣

莊子曰天黿牛其大如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

又曰嘗顏闔得道之人使幣致焉顏闔守廬粗布之衣而自斂牛魯君之使者問此顏闔家耶闔曰然使者致幣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密之使者還反復求之則不得也

又曰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曰臣之刀十九年所解牛而刀刃若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而恢恢乎其授刃必有餘地是以十九年刀刃如新

管子曰屠牛長朝鮮九牛而刀可以剃髮則刀遊於其間也

又曰或聘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於太廟雖欲為狐犢得乎

孟子曰臣聞胡龔云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不忍其觶觶欲以羊易之是見牛而不見羊也

晏子春秋曰今公之牛老於闌罕不勝股也車尾石不服乘也

列子曰宋人有好行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而黑牛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

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令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
復以祭居一年中其子又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
而食之折骸而炊之丁壯皆乘城戰死者大半此人父子
有疾皆免也

呂氏春秋曰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捉足以歌
闕
注事具樂部

又曰使烏獲疾引牛尾絕力擘事牛不行逆也使三尺豎
子引其鼻而恣所之順也

又曰亂國之妖有牛馬言

韓子曰商大宰嘗使庶子行市還去市門多車大宰召市
利問曰市何多牛馬耶吏怪大宰是神知

又曰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于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
白在其蹄詹何曰然黑牛也而白在其鬚使人視之果黑
牛而以布聚其角

尸子曰夫龍門魚之難太行牛之難以德報怨行之難者
也

淮南子曰牛岐蹄而載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
曰穿牛之鼻屠人也

又曰剥牛皮鞣以為鼓正三軍之衆然為牛計者不若服
軛也

又曰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允前今馬之屬前小有角者脂
而允後牛等後小

又曰季春之月乃合牦牛騰馬牝牝於牧

又曰取牛膽塗其熱則鳴矣

又曰城上視牛如羊如豕所居高也

又曰牛膽塗其笑知其誰注曰取八歲黃牛膽柱三寸者
膽中百日以成因便巧工刻象人丈夫著目下為女子著
頭為小兒者頤下盛以五綵囊先宿無令人知也

尹文子曰語曰好牛不可祭也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
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不祭也童白而憎黑嗜甘而逆
苦能定名則萬事不亂也

卞子曰郭林宗謂仇季智曰子嘗有過否季智曰吾嘗飯
牛牛不食得牛一下

說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百里奚以五羖羊
之皮將車之秦秦穆公觀益見百里奚飯牛肥也對曰臣
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口人以肥也穆公
知其君子也乃以為之師

張温自喪曰昔百里奚賢秦穆公欲用之與穆公好牛奚因
賃官以養牛蹄上乘肉三寸公使禽息行山息入言之公
不信怒息後言之公又怒吏曰再怒其主非當則使守門
公出禽息跪而請之曰夫養牛者願君勿忘也公乃問百
里奚曰臣之長非養牛者也乃養民也公視牛察之則賢
人也遂與同車而出謝禽息曰所以不死者君未知客也
今已知之矣乃觸門而死

抱朴子曰南方水牛無冬夏常卧水中

又曰智禽銜蘆以逆網水牛結陣而却虎矣

說苑曰齊桓公出獵逐鹿入山谷中見一老父問曰此何谷曰愚公之谷曰何也曰畜特牛子大膏乏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旁人聞臣以為愚因以為谷也管子曰此臣之過也使堯在上臯陶為大理者安有取人駒牛

論衡曰十圍之牛為牧豎所驅

又曰牡馬見雌牛不相合者異類也

風俗通曰賣牛勿握角令不集按恐觸人人不敢也

又曰秦昭王使李永為蜀守開成都兩江漑田江神歲取

童女二人為婦水自以其女與神為婚徑至神祠勸農神酒杯但澹淡不耗冰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鬪於岸旁有頃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鬪大極不當相助也南向要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注神遂死焉

又曰卜壯小犢跳梁弄角飲水數石生芻十束當風路夜至死不曲

博物志曰介葛盧聞牛鳴知生三犢盡為犧牲嵇叔夜以為無此者先儒妄說

又曰蜀牛不施繩古前曰排左側曰促而牛解人語

又曰九真有神牛生谿上里時時共鬪即海沸而昏或出

閩岸上人家牛皆怖人或遮補卽霹靂號曰神牛

洞林記曰義興叔保得傷寒垂死令郭璞占之不吉令求白牛厭之求不得璞為數之卽曰白牛從西來逢叔保大

驚遂病差

語林曰宋岱為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無鬼論有一書生葛中修刺詣岱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髻再奴所以未得相困耳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制夫言絕而失明日岱死

郭子曰蒲奮字武秋高平人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窓有琉璃扇實密似疎奮有難色帝乃笑之奮曰臣猶吳牛見日而喘

述異記曰牛之不角者為呼撞牛

金樓子曰東海中有牛剥其皮貫之潮水至則毛起潮去則毛弭

諸葛亮集曰木牛者方復小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著於

腹載多而行少則否宜可大用不可小使

杜預奏事曰臣前在南聞與魏興西北山有野牛野羊牛之大者二千斤羊之大者千數百斤

袁喬江賦曰吳時有錢約釣於牛渚獲一金鎖引之則金牛汎然而出約惧而實因以為名

束皙延遊賦曰乘露車以偃蹇駕蘭單之波牛連縷索以為鞅結斷縷而為鞅

臧彥賦牛賦曰殊相允備名不虛假偉質
滿稔骨奇形雅
竦若驚鹿駛若奔馬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

獸部十二

牛下

逸士傳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逃之巢父聞之而洗耳於
池濱樊堅字仲父牽牛飲之見巢父洗耳乃驅牛而還恥
令牛飲其下流

關中記曰周元年老子之度關令尹喜先勅門吏曰昔有
老公從東來乘青牛薄殺車者勿聽過關其日果見老公
乘青牛車求度關吏入曰之喜曰諾道今來矣我見聖人
矣卽帶印綬出迎設弟子之禮

楊泉物理論曰武帝拜少翁為文成歲餘無效應乃作帛

以飲牛陽言此牛有異應殺而視之得帛書武帝識其手
跡其言妖恠乃急窮竟其事事急而首服於是誅文成而
隱其事

地鏡圖曰齊氣之見為牛

雲氣占曰趙雲如牛比夷之氣如

郭子橫洞宜記曰元封三年大秦獻花蹄牛高六尺尾繞
環角生四耳

又曰元封三年大秦獻牛善走多力使輦銅石以起望仙
宮迹在石上皆如花形故陽關之外有花牛津

英雄記曰董卓少嘗遊羌中與豪帥相結後更歸耕於野
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乃殺耕牛與之共宴樂

皇甫謐高士傳曰民有牛暴管寧由者寧為牽者涼處月
飲食還牛主主得牛大慙

先賢行狀曰王烈字彥光通識達人時國中有盜牛者牛
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已復將改過子既已赦
宥幸無使王烈知之人有以告烈烈以布一端遺間之年
中行路老人檐重有人代檐行數十里欲至家置之而去
問姓字不以告老父復行失劍於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
而去惧後人得之遂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即前檐人也
老父搢其袂曰子前代吾檐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未
若子之仁者謂告吾姓名吾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老
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見使人推之乃昔人盜

牛人也

廣州先賢傳曰羅威字德仁南海番禺人隣家牛數入食其禾既不可逐又為斷芻多著牛家門中不令人知數如此牛主驚恠不知為誰陰廣求乃覺是威自後更相約率檢犢不敢復侵威田

玄中記曰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曰反牛今日割取其肉三四斤明日其因已復割即愈也

又曰萬歲樹精為清牛漢桓嘗出遊河上忽有一青牛從河中出人驚走太尉何公時為尉中將軍有勇走道牛見公走還何公以左手挽牛足右手持斧斫牛頭而殺此青牛者萬年之木也

嵩高記云山有大松或千歲其精變為青牛

蜀王本記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玉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為牛能大使金蜀王以為然即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牧於成都秦道得石牛力也後遣丞相張儀等隨石牛道伐蜀

楊龍驤洛陽記曰石牛在城西石虎當衰石牛夜喚聲聞三十里事奏虎遣人打落牛兩耳尾以鐵釘了四脚今具存

劉道真錢塘記曰明聖湖有金牛嘗有見者神化莫測遂以名湖

涼州異物志曰有水牛育於河中

蔚林異物志曰州宿者其實水牛蒼毛豕身角若德予衛
護其犢與虎為讎

又曰周留牛毛青大腹銳頭青尾其狀似豬

齊地記曰東萊牛名上嘗以五月每牛產乳每牛形似牛
而無角駢色虎聲爪牙亦如虎脚似鼉魚尾似鮎魚尾長
尺餘其皮甚軟可供百用牛見人奔入水以杖擊鼻則得
之史苓武昌郡說曰武昌牛崗故老相傳云有金牛出此
今半已崩破坑大數十丈牛因躍出踐崗邊石遺迹尚在
常璩華陽國志曰牛欲水者昔程鄭於此飲牛江為之竭
因以名

劉欣期交州記曰九真居風山有夷人有一媪向田見金
牛出食斫得鼻鎖長丈餘後人往往見牛夜出光曜數十
里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鷓尾洲南有龍籠二洲二洲之間舊云
多異魚而投罟揮網輒便桂絕有水客沉而視之見有石
牛二頭常為網者絕焉

酈元注水經曰陽城東八十里有牧牛山下有九十九泉
卽滄河之上源也耆舊云山下本有百泉競發有一神牛
駭身自山而降飲泉竭故山得其名

裴氏廣州記曰有石牛每旱殺牛以血和涅光石牛輩既
旱則雨洗牛背足盡方止

顧微廣州記曰陽縣里民有一兒年十五六牧牛牛忽舐

此兒隨所舐處肉淨白而甚快遂聽牛日日舐之兒俄而
病死其家葬兒殺此牛以供賓客凡食此牛肉者男女二
十餘人悉變為虎

法真登羅山疏曰增城縣南有烈青洲洲南又有牛潭漁
人見金牛常與冰盤石上義熙中縣民張安釣此潭於石
上躡得金鑲大如指長數寸尋尋之不已俄有物從水中
引之力不能禁以刀推斷唯得數尺遂致富後義興周靈
分亦好釣嘗見此牛寢伏石上旁有金鎖往掩之得二丈
許遂以理雄為江南都尉

祖台之志恠曰荀晞為父州鎮去京師五百里有貢晞珍
異食者欲貽都邑親貴盧經信宿之間不復鮮美募有牛
能日行數百里者當厚賞之有人進一牛云此一日行千
里晞乃命其丁車善馭書疏發遣旦發日中到京師取答
書還至一更始竟便達晞以其駿快筋骨必將有異遂殺
而觀之亦無靈唯奴筋如小竹大自頭挾脊著肉裹故非
不覺也

又大曰陶太尉微時喪葬家貧親自營作塋有一斑犝牛
傳以載致忽然失去便自尋覓忽於道中逢一老翁問云
君於何所覓太尉具答更舉手指云向於山崗上有一牛
眠山圩中必是君牛此牛所眠處便好作墓安墳當之致
極貴小腹不當位極人臣世為方岳又指一石此山亦好
但不知尚耳亦當世立刺史也言訖便不復見太尉墓之

皆如其言

劉敬叔異苑曰余以義熙十三年為少景王驃騎參軍在西州得一黃牛時將貨之便畫其背書不食淹淚瘦瘠又曰卽墨有古冢或發之有金牛塞其門不可移動犯之則响也

異物志曰合浦牛如橐駝案其上有特骨大如覆斗足捷疾其行如馬日三百里

列仙傳曰陽都女者市上酤酒家女也而眉連耳細而長衆以為異皆言此天人也曾犢子牽一黃犢來過都女悅之遂留相奉侍都女隨犢子出桃一宿而反

郭季產集異記曰兗州人船行忽見水上有浮鎖牽取得數十許丈乃得一白牛與常牛無異而形甚光鮮可愛人知是神物乃放之牛於是入水錢亦隨去

于寶搜神記曰晉大興元年武陽太守王諒牛坐于一頭八足兩尾而共一腹

又曰武都故道有怒特祠上坐梓樹焉秦文公二十七年使人伐之樹創隨合經日不斷文公乃益發卒持斧者至四十人猶不斷士疲還息其一人傷足不能卧樹下聞鬼相與言勞乎攻戰其一人曰何去足為勞又曰秦公必將不休如之何谷曰秦公其如子何又曰赭苓灰塗子如之何默然無言卧者以告於是令上皆衣赭隨斫創塗以灰樹斷化為牛使騎擊之不勝或墮地髻解被髮牛畏乃入

水不敢出故秦自是置旄頭騎

劉莪慶幽明錄曰巴丘縣金崗以上世里名黃金瀨古有釣於潭獲一金鎖引之浦一船金牛出聲貌奔壯奮躍還潭鎖以乃盡釣人力斫得數尺故潭瀨取名

又曰桓玄時牛大疫有一人食死牛肉因得病亡復生云初兄時見一人執籙將至天上有一貴人問云此人何罪對曰此人坐食疫死牛肉貴人云今須牛以轉輸肉以充百姓何故復殺之催遣還

又曰桓玄在南郡國第居時出請殷荊州於鵠穴逢一老公駝青牛形色環異桓卽以所乘馬易牛乘至零陵馱非常因忽駕飲牛牛溼入水不出桓遣人說守經日記跡也

又曰元嘉中益州刺史吉翰遷為南徐州先於蜀中載一青牛下常自乘桓於目前養視翰遘疾多日牛亦不肯食及亡牛流涕滂沱吉氏喪未還都先遣馱牛向宅牛不肯行知其異卽待喪喪旣下船便隨去

又曰桓冲鎮江陵正會夕當烹牛牛忽熟視帳下都督甚久月中泣下都督呪之曰汝若能向我跪者當啓活也牛應聲而拜衆甚異之都督復謂曰汝若須活遍拜衆人者真往牛涕殞如雨遂拜不止值苻醉不得啓遂殺牛冲醉止得啓冲聞之歎息都督痛加鞭罰

又曰護軍瑯琊王華有一牛甚快常乘之齒已長華後夢牛語之曰衰老不復堪苦載載二人尚可過此必死華謂

遇爾夢與三人同載還府此牛果死

神仙傳曰吳有徐隨居丹徒在茲過隨門不有宿客居六

七欺茲云徐公不在茲去客皆見牛在楊樹杪車轂中皆

生荆木長一二丈客惧入報隨隨曰此左公也遣追之客

乃遂慈叩頭陳謝客還見牛故在弋轂中亦無復荆木也

郭養恭廣志曰鎮牛似鹿又似牛肉美皮温常處滇濱也

滇音顛

宣驗記云天竺有僧養一牯牛日得三升乳有一人乞乳

牛曰我前身為奴偷法食今生以乳饋之所給有限不可

分外得也

續表錄異曰自瓊至報多溪澗澗中有石鱗次水流其間

或相云三三二尺近似天設可躡之而過或有乘牛過者牛

皆促劍四蹄跳躍而過或失則隨流而下見者皆以為笑

彼人嘖曰跳石牛骨碌好笑好哭

又曰瓊州不產驢馬人多騎黃牛亦飾鞍韉加之銜勒

可騎者即自小習其步驟亦甚有穩快者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一

獸部十三

驢

驢

驢

素馳

說文曰驢似馬耳長也何承天纂文曰驢一曰漢驢其子曰蒙史記曰匈奴畜驢驢也

漢書西域傳曰烏桓國有驢死牛

後漢書曰鮮于訓漢末入市投生人家停其驢忽死時夏

月與徒驢口中出主人見之白訓訓曰死苦遂往驢邊本

杖驢忽走起又曰末平中更用驢輦歲省億萬計全活徒

士數千里又曰戴良字叔鸞其母喜驢鳴常孝之以頌樂

晉書曰王濟卒將葬時賢死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容莫不垂涕哭畢向靈柩曰卿嘗好我作驢鳴我卿作之體似聲真實容皆哭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世說曰王仲宣好驢鳴既葬魏文帝臨其喪顧曰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作驢鳴吳志曰諸葛恪父瑾長而似驢孫權大會群臣使人牽一驢入長檢其面題曰諸葛子瑜也恪對跪乞請筆益兩字續其下曰之驢奉坐欣笑以驢賜恪

晉陽春秋曰晉文帝親阮藉恒并譚戲任其所欲不迫以職事籍從嘗言曰平生曾遊東平樂其士風願得為東平太守文帝大悅即從其意籍使驢驢徑到郡至皆壞府舍諸壁勸使內外相望藉教令清政當留十餘日便乘驢去

又曰胡威自伯虎父質為荊州威自京都省之家貧无車馬僮僕威自馭驢單行拜見告歸每至客舍自放驢取樵爨食畢復隨侶而進

晉書曰石苞既定壽春以威惠服物淮南監軍王象輕苞素微又聞潼謠曰官中大馬幾作驢大石壓之不得舒因是密表苞身吳人交通

又曰王導諸葛恢曰人言王葛不言葛王恢曰人言驢馬不言馬驢豈驢勝馬也

沈約宋書曰後廢帝見於耀靈殿上養驢數十

又曰吏部尚書庾仲文荀萬秋嘗詣仲文逢一客姓夏侯主人聞有好牛不言死問有好馬不言死正有佳驢耳仲文便答云甚是所欲客出門遂與相聞索之

齊書曰劉祥博才傲物常謂一驢曰汝弩弓刀如汝人亦俱為令僕矣又曰謝超為人文士使酒齊高帝問以北方事超宗對失儀出為南郡王中軍司馬人或問曰聞有朝命定是何府答曰不知是司馬為復是司驢既是驢府王應是司驢為有司所奏以怨望免

後魏書曰元恒傲狼兇鹿安豐王延明每切責之曰昔宋有東海王禱志性凡劣人號曰驢王我熟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當時聞者號為驢王

三國典略曰東魏靜帝遷都鄴尚書郎已不盡令乘驢又曰吞蕭愨為太子洗馬愨字仁祖帝患腰痛眩不堪馳馬齊主令乘驢以見者笑之

北史曰分孫軌拜尚書賜爵郡公出為武帝牢鎮將初太武將北征發驢以運糧使軌部調雍州今驢主皆加絹一百疋乃舟受之百姓語曰驢死若負絹自壯眾共嗤之

又曰後魏車駕往征蠕蠕司馬楚之舟齊陰公盧中山等督蓮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人蠕蠕說令繫之以絕運蠕蠕乃潛遣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又告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為驗耳賊將至矣乃伐柳為城水灌令凍城立而賊至不可攻逼乃走散太武聞而嘉之

唐書曰郭英鎮劍南娶女人令乘驢較毬以寶劍為驢較
賞賜臣萬以為笑樂

風俗通曰靈帝於宮中西園駕四白驢射自操轡馳馳用
旋以為大樂於是公卿貴戚轉相倣至乘駟以為駟從價
并馬齊

又曰凡人相罵曰死驢醜惡之稱也董卓陵虐王室執政
皆如死驢

漢志曰靈帝駕四驢親自操轡驢者服重政遠上下山谷
野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駮駕之乎天若意曰國
且亂賢愚倒值凡執政者皆如驢焉

金樓子云漢令帝養驢數百頭常自騎之駮馳遍京師有

時駕四驢入市

管子曰有驢仙者享五百歲負乘而不輟曆无定主太驛
於天下

世說曰孝武帝未嘗見驢謝水傳問陛下遙想其形當何
所以孝武掩口而笑曰谷頭當似猪

續搜神記曰石虎中有一胡道人知呪術乘驢作伯客於
外國深山中行下有絕澗管然无底忽有惡鬼偷率此道
人驢下入絕澗道人尋跡呪誓呼諸鬼王須臾即驢物如
故

國朝傳記曰武后初稱周忌下心不安乃令人自舉供奉
官正員外多置囊行拾遺補闕街史至有車載斛量之詠

有御史臺令史將入室值裏行御史數人聚立門外令史不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寶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遂許之謂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統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羞赭而止

楚辭曰九懷曰騏垂兩耳中板蹉跎蹇驢服駕无用日多又曰駕蹇驢而无策又何路之能極

臧彦弔驢曰文爰有奇人西州之馳驅者體管強直稟性沉難聰敏寬詳高音遠暢真驢氏之名駒也

宋袁淑俳諧文曰驢山公九錫曰若乃三軍陸邁狼運艱難諒臣停等武夫吟軟爾乃長鳴上黨抗旣應官峙嶮干

里荷囊致食用捷大勳力世不刊斯實爾之功也音隨時與晨夜不默仰契玄像俯叶漏刻應更長鳴毫分不却離望重著稱未足比德斯復爾之智也若乃六合昏晦三辰幽宜猶憶天時用不應聲斯爾之鳴也青春終身長頰廣額脩尾後垂巨耳雙礫斯又爾之刑也嘉麥既熟寔頌精麵負磨迴衡迅若轉電惠我衆庶神祇獲薦斯又爾之能也爾有濟斯族之勳而加之以衆能是用遣中大夫盧丘加廬使銜勒大鴻臚趾脚大將軍官亭侯以揚州之以江江州之廬陵吳國之相廬冷浦之朱盧封爾為中驢公

驢

廣志云驢北方或曰蜀

說文曰騾驢父馬母也

崔豹古今注曰驢為牝馬為牝即生騾馬為牝驢為牝即生騰騰

史記曰大將軍衛青圍匈奴薄暮乘六騾壯騎可數百員圍去追之不及

漢書曰高昌性難伏乃作歌曰驢非驢馬非馬言高昌似騾也

三國典略曰齊陽浦之嘗乘騾遊於公卿終無慙色

又曰侯莫陳悅既背其子弟及麾下數十騎遁走至牽屯山不知所趣乃拚馬山谷乘騾而去

唐書曰吳元濟叛其將有董重質者守洞與其部下乘騾即戰號騾子都最為勁悍官軍恒驚備之

呂氏春秋曰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黃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有疾醫教之曰得白

騾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愠曰謫胥渠也欺君請節刑焉簡子曰夫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

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其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崔黃門之官左七百人

皆先登而獲甲首人主胡可以不好士
抱朴子曰世不信騾乃騾馬所生云各自有種况乎仙者

難知之事哉

魯女生別傳曰李少君死後百餘日後人有見少君在河

東蒲坂乘青騾帝聞之發棺無所

洞宜記曰脩弥国多神馬騾驢高一丈毛色皎然能行水

上有兩翼或飛於海上常與牝馬合則生神驢

又曰元封四年修彌國獻駮騾高一丈毛赤斑皆山山毛

旋成日月之像常以金瑤物器以飼之置於黃門廡東

方朔曰此六畜之下者無為深畜夏侯淫于原獸以亡

其国况戎翟獻其鄙獸費財毀德非所以示天下也楚莊

好馬叔敖知其失政願陛下首物全国家之機事騾鄙獸

宜置之於負乘不用則弁之於野上乃放之後野人見有

赤虵自天属地有雲氣來繞地及雲徐虵復變為赤龍騎

之入雲有人來告上曰滑稽兒使我失龍矣朔曰龍何難

值恐陛下費金瑤終化為騾驢耳背納其言而深忘之

吳曆曰朱據討沓中獲驢騾二千餘頭

晉書曰乘溥使者賣官出死遭周親喪以上皆上表聞聽

得白服乘騾車

晉諸公讚曰劉乘降乘騾車詣鄧艾

神仙傳曰荆子訓齊人也到京師諸貴人欲見之子訓曰

我非有重瞳八采欲見我見我亦無所道遂去諸貴人皆

逐之問人云適去東陌上乘騾者乃各走馬逐之望見子

訓騾徐行而名馬逐之不及乃各罷歸

訓騾徐行而名馬逐之不及乃各罷歸

橐駝

淮南子曰橐駝之本出泉渠

六五初九

廣志曰天竺以此多駝

山海經曰號山陽之光山獸多橐駝善行流沙中日三百里負十斤

史記匈奴傳曰其奇畜則橐駝

又曰蘇秦傳曰蘇秦說楚威王曰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廐

漢書曰西域傳曰鄯善國多駝駝

東觀漢記曰河官太守竇融遣使獻橐駝南單于上書獻橐駝單于歲祭三龍祠走馬聞橐駝以為樂事

華嶠後漢書曰南單于遣使詣闕奉蕃糴臣入居於雲中遣使獻橐駝

南史曰四夷傳曰滑國有兩脚橐駝及野驢有角皆善負重而行

後魏書曰高祖不飲洛水常以千里足名駝更牙向恒州取水以供贍焉

後周書四夷傳曰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多熱風為行旅之患其風欲至唯老駝知之即預鳴而聚立埋其口於沙中人以為候以羶擁其鼻口其風迅速須臾即過不爾則至危斃

監鉄論曰齊陶之練南漢之布中國以一端縵得匈奴累金之物驢騾駱駝可使銜尾入塞

博物志曰墩煌西渡流沙千餘里中無水時時伏流處人

羊夏羊

黑羖也

牡

日榆

角不齊

觥

一長

角三

脊

羴

羴

羊黃腹未成羊羴絕有力膏

郭義恭廣志曰六尾羊細毛薄皮尾上旁廣重且十斤出

康居

又曰驢羊似驢

字林曰羴

女奚切

羴

女溝切

胡羊也

控切

羊暗也

似羊回耳

九尾目在背

音似

羊無口

羴切

羴

羊相積

一曰羊羴

初羴切

羊相厠也

羴羊臭也

羴式切

玄中記曰千歲之樹精為青羊

崔豹古今注曰羊一名美髯鬚主簿

禮記曰禮下曰祭廟羊曰柔毛

又曰大夫無故不殺羊

又曰令曰孟春天子食麥無羊

又內則曰羊冷毛而羴羴

詩小雅無羊曰誰謂耳無羊三百為群

又曰爾羊來思其角戢戢

又曰羔羊鵠巢之致也召南之政在位皆儉節正直德如

羔羊也羔羊之皮素絲五紵

又曰特羊貫首三星在雷鄭玄注曰羊牝曰特貫大也

易說卦曰兌為羊

又六壯曰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羴羊觸藩羸其

角

水立句覽

卷九百一

二

周禮下官上曰羊人掌羊牂凡祭祀飭羔羔小羊詩曰四

祭祭祀割羊牲登其首登昇也昇首於凡析珥共其羊牲

給也賓客共其瀆羊瀆羊養饗積善之羊凡沈辜候穰釁積共其羊

牲積故曰為此鄭司農云此讀為瀆謂釁國

周禮天官食鑿曰凡會膳食羊宜蒸

左傳宣上曰華元殺羊食士其術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

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鄭師故敗

又宣下曰楚子圍鄭伯肉袒牽羊

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

其禮

又曰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史記曰武王克殷微子持其祭器肉袒百縛見牽羊把

茅脰行而前

又曰卜式者河南人式入牧百餘羊十餘歲羊致千餘

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一牧之及拜式為郎布衣

躡而牧羊躡音歲餘羊悉肥上過其羊善之式曰非獨

羊也治民亦如是也拜絃氏令

又曰秦襄公始用羝羊祀西疇

漢書曰楚懷王孫心在人間為人牧羊項梁立為懷王

又曰蘇武使匈奴匈奴不可降使北海上無人處牧羝

羊孔乃得婦武在海上廩食不致掘野見草芟而食之

杖漢節牧羊臥起持節旄及落

東觀漢記曰甄宇北海人為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即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為其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鈞復耻之云傷博士宇先自取其一瘦者猶是不復有爭訟後召會詔問瘦羊甄博士

後漢書曰更始二年至長安尤嗜酒不旣政事所佐皆賈豎膳夫庖人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即將爛羊膾騎都尉爛羊頭閼內侯

又曰廣陵思王荆傳曰光武崩大行在殿荆哭不辰而作飛書令蒼頭詐稱東海王疆勇况書與疆構為大逆其辭曰當秋霜無為檻羊秋霜謂殺於物檻羊受刑於人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錄曰羌抑摩獻羊六角二口四角入口

北史曰隋漢王諒為并州總管潞州有官羊主二首相背以為諒之咎徵

帝王世紀曰湯問葛伯何故不祀曰無以供犧牲湯遺之以羊

穆天子傳曰大戎胡觴天子于雷首之阿乃獻良馬四六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平爰有黑牛白角爰有黑羊血白

又曰天子飲于山乃獻豪羊四飾有豪
又曰春山羊食蔬豕

山海經曰錢來之山有獸如羊而馬尾名曰緘羊
周易是謀類曰大山夫金雞四獸亡玉羊鄭玄注曰金
雞玉羊二獸之精

春秋說題辭曰羊者祥也念三而生以養王也故羊高
三尺 雜五行書曰懸羊頭門上除賊盜

春秋繁露曰凡贊卿用羔羊飲之其毋必跪類知孔者
故羊為之言羊故為贊

莊子曰滅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羊問奚事則滅
挾策讀書穀奚事則博塞以游二人事業不亡同其亡
羊均也

又曰善養主者如牧羊後人鞭之

墨子曰齊莊公之臣王國卑中里檄者訟三年而獄不
斷恐失有罪使二人共一羊盟齊之杜二子相從以羊
血灑杜讀王國卑之詞已盡絕里檄之詞未半祭羊起
而觸中里檄齊人以為有神驗

列子傳曰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
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言治天下
何也曰君見未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華
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舜牽一羊舜荷華而
隨之則不能前矣

孫卿子曰仲尼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
尸子曰羊不任駕蓋車椽不可為楫棟

龍魚河圖曰羊有一角食之殺人

周書曰夏桀德衰夷羊在牧飛蛤滿野史記又云

韓詩外傳曰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玉一羊

焉公以為玉羊使祝鼓舞之欲上於天羊不能上孔子

見水曰水之精為王土之精為羊願无怪之此羊胜土

也使公殺也規肝即土矣

國語曰季桓之子穿井獲如玉雷其中有羊

符子曰魏文侯見宋陵子三仕不願文侯曰何貧子曰

王見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嘗訪邑里故人其隣

人貧有一羊富者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我

成百則牧數足矣隣者與之從此觀之焉富者非富貧

者非貧也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未遇時亡虞飯牛於秦傳鬻以五

羖羊之皮公孫技得獻諸繆公繆公用之謀无不當幸

必有功

淮南子畢術曰阿羊九頭而更食國亂乃出

揚雄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

忘其皮之虎也

王充論衡曰獬豸者一角之羊也姓知有罪臯陶治獄

其罪疑其令羊觸之

山海經曰羝羊尾如馬出歲來山之羝音對王篇

端應圖曰鍾律和調則玉羊見

白澤圖曰羊有一角當頂上龍也殺之震死
博物志曰胡蕙蜀中本无也洛中人有驅羊入蜀其子
着羊毛蜀人取種曰名禾

又曰陰夷山有滫羊一日百通脯不可食但着床席間
已自驚人又有作滫羊脯法取殺羴各一別繫令裁相
近而不便相接食之以地黄竹葉飲以汁未滿百餘日
後解於之欲交未成便牽兩殺之膊以為脯男食粘女
食羴則並如狂好鬼亦无所避其勢數日乃歇治方之
煮茱萸菖蒲汁飲之以水銀宮脂塗陰男子即廢宮脂
鹿脂也

杜預奏事曰臣前在南聞魏吳北山有野羊大者數百

十斤試令曰求今者各得一牧并頭角蹄察其形不與
土羊相似然是野獸土所希有

新言曰初年懸羊頭磔雞頭以求富余以問河南服君
服君曰是月草木胡羊能噬草雞啄五穀故懸二物助
陽氣今人殺羊雞自作不祥

京州異物志曰有小羊稱若斤顛峭山如壁上下如跌
又曰有羊大尼車推乃行用累其身
又曰封羊其背如駝

宋永初山川記曰九直都龍縣有雷虜羊大如犍牛
春秋後語曰張儀謂楚王曰夫為從者先異驅群而羊
攻生虎虎之考羊不格亦明矣格謂也羊不考今王不

丹庭而丹羊臣竊以為大王之司過

衛分則傳曰玠少時乘曰羊車於洛陽市共觀咸曰誰家聖人

迷共記曰羊而不爭呼咬羊一名朝髯郎一名青烏

又曰周成王時東夷進六角羊周周王元年外國貢二角羊

君喜內傳曰老子丹喜別曰尋吾於成都市青羊之肆喜後求而得之

葛洪神仙傳曰皇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將至華山石壁中四十年不誤念其家其兄初起行索初平見道士引至山与弟語畢問平羊食在平日

此或初起視不見羊但見白石却謂平曰山東无羊平曰兄自无見耳與兄往平乃叱之白石一時皆起成羊數万頭初起曰弟得先道以如此遂棄妻子服松栢伏苓五万日遂得仙易姓為赤松子

又曰曹公叔左慈慈走入群羊失慈之所在追者疑化為羊乃令人数羊羊本千口簡之長一口知化為羊乃謂曰若是左公者但出無若也有一言羊跪言詎如許者欲執之於是群羊皆長跪曰詎如許追者乃去

搜神記曰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正當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家有黃羊可以祠之

又曰南陽宗定伯少年夜行忽逢一鬼問為誰定伯

伯乃斯之曰我亦鬼也遂與相會侶向遠行極困相担
周鬼曰鬼何所不曰唯不喜人唾欲至宛便擔鬼着頂
上徑詣宛市之為羊恐其變亟唾之賣之得錢千百五
買者繫之明視之繼在時人名宗定伯賣鬼得千百五
列仙傳曰葛由者羌人周成王時好刻木作羊賣之一
旦騎羊而入蜀中王侯貴人追之上緩山在峨嵋山西
南高無極隨之者不得还皆得仙道山上有飛故里謔
曰得緩山一桃雖不得仙亦足以聚
又曰昔有攘羊者以羊遺叔嚮母埋之不食後三年攘
羊事發追捕嚮家檢羊骨肉都盡唯舌有在國人異之
遂以羊舌為族矣

續搜神記曰頭禿者吳之豪士送君於昇平亭時有一
沙門在坐是流俗道人主當欲殺羊羊繩斷便走來入
此道人膝中穿頭入袈裟下道人不能救即將去而殺
之既行炙主人先割以啖道人道人食炙不俟炙便自
走行道入皮中痛毒不可忍呼醫來針之以數針貫之
炙猶動搖乃頗出之故是一齧肉耳道人於是得病作
羊鳴吐沫还寺少時便死

刘義慶幽明錄曰洛下有澗穴婦欲殺夫推下經多時
至底乃得一冗宮館金飾明踰三光人長三尺如此九
處暑後至告飢長人指樹下一羊令跪呼羊鬚初得一
珠長人取之次亦取後令斂即瘵飢請問九處名求停

不去谷去云君不得停

續異記吳興俞亮以求明八年補護軍一史於常眠者聞有羊声疑為神怪竊於戶窺之見其狀下有一羊可高二尺毛色若丹光耀滿室

金樓子曰修羊公於華山陰以道干景帝禮遇之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修羊公能發何語未訖於床上化為白石羊題其額曰修羊公謝天子後置石羊於通吳臺嶺表錄異曰嘗有人自青杜泛海歸聞為惡風所飄五日夜不知行幾千里也至一島忽見群羊人向之亦不驚時物疑人所牧放而絕無人迹乃知野生者非人方餒食因取食之

太平御覽卷之九百二

